



TIANDAO

天道

陆璐 著

LuLu ZHU

一场令人柔肠寸断的情史  
一段令人唏嘘的西部往事

一部回味难释的历史  
一曲千回百折的私密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天道

TIAN  
DAO

陆璐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道 / 陆璐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68-0576-4

I. ①天…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0680号

## 天 道

陆 璐 著

责任编辑: 汪 泉

封面设计: 石 璞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298(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天水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25 插页 2 字数 480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5468-0576-4

定价: 36.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 主要人物表

季炳德——家族第一代。

季光福(妻季张氏)——家族第二代,季炳德长子。

季光禄(妻季马氏)——家族第二代,季炳德次子,旧时代保长。

季光财(妻季王氏)——家族第二代,季炳德三子。

季天启——家族第三代,季光禄长子。

田月桃——季天启之妻。

季天庆——家族第三代,季光禄次子,国民党少将副师长。

季天宁(妻红月)——家族第三代,季光禄三子,当过小学老师。

季双生(妻慧香)——家族第四代,季天启与二妻季何氏之子,村支部副书记、书记。

季树国——家族第四代,季天启与月桃之第一子,小名狗娃。

季树民(妻淑英)——家族第四代,季天启与月桃之第二子,小名牛蛋,解放军某师政治部主任,转业后任地委精神文明办主任、行署水利处处长。

季树根(妻吴大兰)——家族第四代,季天启与月桃之第三子,民营企业家。

季援朝(妻吴小兰)——家族第四代,季天启与月桃之第四子,中学校长,散文作家。

季军、季兵、季英、季远——家族第五代,季双生与慧香之子女。

季战,季琴——家族第五代,季树民与淑英之子女。

季成——家族第五代,季树根与大兰之子。

季雨——家族第五代,季援朝与小兰之女。

李国韬——红军战士、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

王喜财——村长、村支部书记、公社副社长,县革委会副主任。

王积耀——长工、副村长。

孙吉生——村支部副书记、书记。

李建国——李国韬之子，知青，行署副专员。

严肃——知青，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田慕钦(妻田胡氏)——月桃之父。

田思源——月桃之大弟，中学副校长。

田思泉——月桃之小弟，志愿军某连连长。

## 第一章

一颗硕大的流星拖着半尺长的尾巴，从宅院上空划过去。照沟湾七号庙道士贾瞎子的说法，这一天是议事的好日子。

日落时分，贾瞎子骑着灰草驴准时来到季家大院门外。依正月十五他和季光禄两人的商定，他一定要在这一天黄昏时分太阳将落未落的那一刻到达季家大院门口。贾瞎子不仅会掐选日子，更会占卜时辰。在这个傍晚，远近闻名的阴阳贾瞎子要为季光禄的长子季天启选择婚庆吉日。季光禄对长子的婚事十分重视，因此，对贾瞎子的盛情款待自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贾瞎子虽是出家道士，但并不忌嘴，酒肉当然是少不了的。吃饱喝足的贾瞎子掐着油腻腻的手指头为季天启掐算良辰吉日時，时间刚刚入夜。贾瞎子掐算的功夫很深，据说是金口玉言。瞎子翻着白眼在四根手指节上摸过两遍后，摇头晃脑地道：“阴历三月十八谷雨之日，阴阳相交，天开地合。本道择日数千，从未遇过如此上上好的吉日，季东家只管办备，到时放心操办就是了。”季光禄双手相抱一揖：“多谢贾师神示……”话未说完，贾瞎子已起身出了堂屋。季光禄赶忙跟出来，朝老三季光财摆了一下头，季光财便将预先装好四斗麦子的羊毛口袋扛到灰草驴背上。季光禄对贾瞎子再作一揖，说道：“一点薄礼，不成敬意，还望贾师笑纳，犬子成婚之日，季某人另当备大礼相谢。”贾瞎子似乎没听见，径直朝灰草驴走去。季光禄忙赶上去，从夹衫衣袋里再掏出三块银元，有意在手心里捏出响声：“贾师，一点意思不成敬意，他日季某人定当厚礼酬谢。”贾瞎子停住脚步，转过身来：“东家真是见外了。”说话间，手已准确地接住了季光禄手里的银元，又道：“本道再为东家卜上一卦，何如？”也不等季光禄回话，站在当院捏着指头节再次掐算起来。末了，山羊胡子抖了两下笑道：“东家真是好福分，百里难寻，难寻哩。天开眼，旺子孙；福禄财，齐满门，一家老小喜泪迎。好日子过不完哩。”季光禄哪里知道这是贾瞎子信口开河胡诌的顺口溜，脑袋里琢磨了半天，也没琢磨清这是给他算还是给儿子算，听着和给儿子选定的良辰吉日有些相似，都有个天开啥的意思，便问道：“贾师的意思，犬子成婚之时

天果真要开眼吗？”

“天机不可泄漏哩。”贾瞎子高深莫测地摇摇头。忽然，瞎子神情一振，瘦脸微侧，两耳竖起，做向夜空倾听状，惊问：“哪里来的响声？”季家三兄弟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齐齐看贾瞎子，又环顾季家大院。好半天，老大季光福说道：“是狗叫哩。”果然有狗叫声，而且一村的狗似乎都在狂吠。贾瞎子说：“不是狗叫，再看。”季家三兄弟又四处张望。贾瞎子道：“看天。”三兄弟不约而同抬头望天。老三季光财先惊叫起来：“我的天爷爷呀，是扫帚星。扫帚星打我们家头顶上飞过来了。”

青灰的夜空果真划过一颗硕大的流星。季光禄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征兆。季光财还在大叫：“看，看，扫帚星朝白浪河飞过去了，我的天老爷爷哎！”

贾瞎子瞎眼里闪出一道瞬间即灭的寒光，只说了一句，大灾，大灾来了哩。便跳脚飞奔而去。季光福季光财看着蹦跳如飞而去的贾瞎子，惊得嘴都张大了，连一向稳重的季光禄也瞠目结舌目瞪口呆。三兄弟急急跟出大院街门，贾瞎子早无踪影不知去向，夜晚的天空，一弯淡月挂在天边，榆树湾远远近近笼罩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青灰色。三兄弟大眼瞪小眼，都感觉一股冷气直逼后脑门，便慌忙回身掉头一起进了院门。

季光禄琢磨了几天，也没琢磨出贾瞎子没头没尾的一句“大灾”是什么意思，瞅个机会问季光福，季光福愣着眼睛也不明白。再问季光财，季光财看着天道：“不会说的是天启的婚事有啥灾吧。”季光禄不满意地狠看了一眼老三，扭身就走了。但季光财这话多少在他的心里罩了一层阴云，连着七八天，他越想越觉得老三说的有些道理，心里就有了要取消儿子婚事的打算，但离婚事的日子已没几天了，远近亲戚村里乡邻已请过，连清田堡联保所的联保主任也都下了帖子，就此取消，怎么向他们解释？心里就搁了事。到了农历三月初八日，季光禄怀着心病带上儿子和媒人到田家营子给亲家田慕钦送完彩礼，回来后，便安排一家置办婚庆所需。因为是家里长男的婚事，一家大小都很尽力，里外的事进行得都井然有序。然而，季光禄的心里怎么也抹不去那层阴影，一闲下来，脑子里就是贾瞎子没讲明白的那句话，先算是上上好的吉日，后来怎么又是“大灾”？他不得其解。后来想着想着，就断断续续想起贾瞎子接过银元时所说“天开眼……泪相迎”的话来，自作聪明地一联想，这就对了，也许大儿子天启完婚之日是上天安排的，喜中有难，

见泪灾散,这有何难,到时全家以哭迎喜不就一切灾祸都免除了嘛。这么一想,季光禄心里的阴影才略略散去一些。婚日就到了。

到了农历三月十八日这一天,季家一门老小都起了个大早,扫院落贴喜联忙得不亦乐乎。这一天的季光禄更是格外留心,早早起来指挥着一家的同时,没忘记观察天上地下。天是好天,从太阳一露脸就显出一片蓝莹莹的晴空,天边的一溜云层像人的眉毛似的映红在早晨升起的太阳上方,似乎也在为季家的喜事添色;地更是好地,春阳普照万物复苏,田野上的麦苗已经泛出了淡绿,地埂上的榆树也吐露出新白的榆钱叶,整个榆树湾到处都现出淡淡的绿色来了。看来贾瞎子一点没说错,天果真开眼哩,真是“阴阳相交天开地合”啊!令季光禄更加惊喜的是,太阳升到两杆子高时,季家大院门前的白杨树上不知从哪儿飞来十数只喜鹊,齐茬茬落了一树梢,喳喳地叫得十分欢快,季光禄不由喜上眉梢。之后就是吩咐迎亲队伍起程。季光禄看着十二个吹鼓手吹着嘹亮的唢呐伴着迎亲的花轿踏上前往田家营子的车道后,立即将全家老小召集进堂屋。他得再一次安排家小以泪迎喜的事,尽管这个事在前一天夜里已经给一家人说过了,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这是关系到季家一门消灾避难子孙兴旺的大事,他不能不重视。他知道自己的女人季马氏没什么,主要是老大和老三的女人,他有些不放心,到时候这两个女人要是干号不见泪,岂不有违天意?他对那两个女人的心思还是有些透见的。

安排完自认为要紧的事后,季光禄就来至街门外。贺喜的远亲们已经陆续来了,他得迎接贺客。打躬作揖在一片贺喜声中,季光禄迎接着一批又一批客人。络绎不绝而来的贺客其实不光是季家的远亲,榆树湾八甲的甲长们也早早来了,还有平日里和季家走得比较近的乡邻,看上去他们都很重视季家的喜事似的,事实上这些非亲的客人早早来有他们的想法。他们早就听说季保长给儿子定的媳妇是远近闻名的美貌女子,究竟怎么个貌美模样,他们都想先睹为快。季家门前就好不热闹,真正是一派喜庆之气。尽管季光禄谢过客人们的道喜一再邀请他们进屋里去坐,贺客们却不进门,纷纷站在街门外等着,有性急的就问季光禄:“老亲家,花轿快来了吧?”

“快了,快了。亲家们都进屋里坐吧。”来的客都是亲,季光禄这么回答着贺客们的问话。

“唔,老亲家你忙你的事,我们大家伙就站这里说说话,不碍事,不碍事。”说话的人热情地客气着,也隐瞒了他们等在街门外的真实想法。



“也好，也好。老三，给亲家们快取水烟来。”季光禄喊季光财。

季光财听见二哥的喊，颠颠地跑进院门去了。

过了女儿河，又走了一段牛车道，娶亲的队伍就到了田家营子秀才田慕钦家门前。田家门前虽不及季家热闹，但也挂满了祥和的喜庆气氛。秀才田慕钦早已等候在门前双手抱胸以礼迎接。唢呐声依然嘹亮无比，新郎季天启翻身从挂满红彩的大青骡子背上下来，在媒人的引导下，忙过去要给岳丈跪下叩头。田慕钦制止道：“天启不必如此，民国建立已有二十数年，哪里还这么多陈规旧俗。诸位友亲，屋里请。”唢呐声这才停止，一行人在田家人的招呼中进了院门。

季天启擦着红得像绸布似的脸上的汗水，边走边偷眼看略前一些健步而走的岳丈，心里多少有些不明白。虽说他早已听说过这位在县中学里教授国文的岳丈甚是开明，但又不得而知什么是开明，难道不行大礼就是开明吗？季天启心下颇是糊涂，会不会岳丈在众人面前免了礼数，等一会没人看见时再给他难堪。季天启这么想着，心里未免就忐忑不安起来，脸上的汗水流得越发狠了。当然，田慕钦一概不知新郎此时所想，他看见他脸上不断流着的大汗，以为是紧张所至。

盛情招待迎亲客人自是不可缺少的，对此田慕钦也是尽其所尽做了充分准备，包括吹鼓手在内的一应人坐在准备周到的席桌上后，都悄声称赞田秀才的真情盛意，他们吃得很满意，喝得也畅快，里里外外都是一派欢喜情景。季天启一直担心的岳丈要给他难堪的事却没出现，吃饱喝足完成了一些小的礼数，就到了娶亲上路的时辰，然而新娘子田月桃却始终不见出闺房，迎亲队伍起先还有些纳闷，随之也就释然了，只是觉得有些不好理解。

原来，按习俗新娘子出嫁时一定得哭，不管是真哭还是假哭，都要将哭演绎得悲天悯地般的逼真，然后由同样真真假假陪哭的亲戚女人们扶着搀着送出门，女儿这就算是出嫁了。不只田家营子如此，白浪河两岸世代代的风俗就是这样，当然也就不奇怪，因为这里的女儿一代一代都是这么哭着嫁出去的。按流传下来的说法，女儿出嫁不哭，会给娘家婆家带来不吉利。

眼看快要上轿了，新娘子月桃不哭，着实让陪亲的女人们费尽了周折，无论女亲们怎样暗示劝说及而明示鼓动，月桃就是不哭。不但不哭，到后来还哧哧笑了起来，几个女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不得已，请来月桃的母亲田胡氏。月桃对进了闺房的母亲道：“我才不哭呢，都说出嫁是喜事，喜事就不该哭才对。”田胡

氏说：“傻丫头，谁家的女儿出门时都要哭，你不哭能行吗？”月桃笑看着母亲：“谁家的女儿出门要哭是她们想哭，我才不学她们。”田胡氏听得嘴都张大了，左右看看几个女亲们，不得不拉下做母亲的脸色来：“说的哩，老辈子的规矩就是这样，看你丫头不哭。不哭就别出门。”她想吓唬女儿。不料月桃又哧哧地笑起来：“不出门就不出门，我就想一辈子守着妈呢。”她这一说，几个陪亲的女人张了半天嘴都不知道是该笑还是不该笑，她们真还没见过这么出嫁的女儿。田胡氏瞪了半天眼睛，实在没办法，只好从厢房的炕上请来婆婆，也就是月桃的奶奶。老太太已经老得只剩五颗牙了，只会对着月桃说：“哭吧，娃，哭吧。”老太太空洞的劝说越发引得月桃大笑不止。

无计可施的田胡氏最后不得不自己先哭起来，想以此引导女儿。田胡氏细着嗓子唱歌似的道：“月桃暖，我的好女儿，你这一出门丢下妈咋办哩暖，好月桃啊，妈的心肝肉……”月桃先还听着母亲悠扬婉转的唱腔觉得好笑：“妈你别哭，我不出嫁了，陪你还不行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月桃你不出嫁妈咋办哩暖，妈的心肝肉……”

“妈，我这就往外嫁呢，你别哭啊妈，你要再哭我心里也难受。”

“难受你就哭嘛，我的月桃……”

几个来回，月桃真的难受起来，再说话的时候声音也有些哽咽了：“妈你别哭，月桃哭还不行吗。”田胡氏听得女儿的声调有些变了，并不收起假哭，越发将悠扬的哭腔发挥得淋漓尽致：“月桃暖，你这一走，妈都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看见你一回。月桃你赶紧哭吧。”她这么假哭着唱诉时，忍不住偷眼从手指缝里看女儿，不料这一看恰好让月桃看见了。月桃掰开母亲捂着脸的手，一下子就看见母亲原来是在假哭。月桃当即破涕为笑：“妈你骗我呢，你没有眼泪，你骗人。”这一情景让几个陪亲的女人忍俊不禁捂着嘴偷偷笑起来。田胡氏一看假哭露了馅，抹了一把脸站起身来道：“不哭就不哭吧，还能咋的。我就不信啥吉利不吉利的怪事。”

娶亲的队伍起程时已经快中午了。他们当然不知道季家那面已经等得望眼欲穿了。

月桃这一年出嫁的时候刚满十五岁，新郎季天启十七岁。

十七岁的季天启有着季家几代人承延的国字脸，看上去还有些一表人才的模样。因为岳父并没有如他所想给什么为难，再跨上大青骡子，季天启举手投足间就有了另一番模样，喜不自禁的神情里表露出一一种过于幼稚的张扬。季天启当

然没法按捺此时此刻的心情，将要娶回的新人是早就见过的。

还是在正月十五的时候，清田堡唱大戏，季天启和长工二毛子结伴前往。季天启并不喜欢看大戏，他只不过是凑热闹罢了，因此，和二毛子颇有些趣味相投地来回穿行在那些看戏或不看戏的人群中间。除了凑这份热闹，他们的真实目的其实是看姑娘，但凡长得好看一些的姑娘，都躲不过他的眼睛。在如海的人群里，见空子他还会伸出手乘机摸一把占点便宜什么的。后来他们就在戏台前的人群中看到了月桃。季天启看到月桃时，并不知道她就是一年前父亲给他定的媳妇，他们根本就没见过面。月桃那个时候自然不知道有人在目不转睛地看她，她的注意力全在戏台上。她为戏台上的表演深深吸引了。季天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还觉不够，于是就有些情不自禁、又有些胆怯地想靠过去站到好看的人儿后面。二毛子跟在身后坏笑着，他当然知道他们两个早定了亲，不过他不说话，他想看看眼睛已经发直的少东家对自家未过门的媳妇会不会也伸一下手，摸一摸屁股或是别的地方。因为季天启是在人群当中奋力往前挤着靠近的，周围的人都不太情愿给他让路，就产生了一些骚动。人们一动，自然引得全神贯注看戏的月桃和她母亲都回过头来看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们就看到了已经挤到眼前的季天启。月桃没见过季天启，但她的母亲认得。田胡氏以为女婿是挤过来和她说句话的，脸上先就露出笑来。季天启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准备，待到一眼看见丈母娘，脸一下红了，也不知道和丈母娘招呼，头一低当下钻进人缝里几乎是爬着溜出了人群。这事让他臊得几乎无地自容，心惊胆战了几天，田家营子丈母娘那儿却没传来什么说法。他原觉得丈母娘当时一定看出了他怀着的不良企图，那样的话，这门亲事怕没戏了，谁会把自家的女儿嫁给一个流里流气的人？然而，他心里多疑的担心并没有出现，父亲已经开始为他筹划办婚事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当然，自从那日见过自家的媳妇，季天启日里夜间就有些梦魂牵绕的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为他定下的媳妇是那么好看的一个人儿，少年朦胧的意识里就开始想入非非，夜里独自躺在炕上，手指头不免就有些不规不矩的动作。从贾瞎子掐卜完婚的日子后，季天启就飘飘然度日如年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终于要将日思夜想的人儿娶回家了，他没法不兴奋、没法不张扬，神情里就不无得意忘形之色。

月桃头上顶着红头盖坐在轿子里，根本看不见外面的一切，她也没心情看。出嫁对她来说，就如村里所有的女儿们一样，是一辈子或迟或早都要经过的一道门槛，谁也躲不过去，她只是觉得自己嫁得早了些。如果说上轿之前她还根本没

想过与出嫁有关的事,但此时此刻坐在轿子里将要离开生她养她的父母亲,她的眼泪就断线似的流了下来。她知道这一走就将为人妇,再不是父母身边时不时还能撒点娇的那个女儿了。为人之妇是什么样子,她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她的脑子里净是即将离开的母亲、父亲、奶奶,还有尚未成人的两个弟弟……

榆树湾季家大院门前,踮首凝望的贺客们直等到眼睛发酸时,终于听见了由远而近的唢呐声。时候已是中午,门外的喜客们兴奋起来,叫着:“来了,来了。”院里各屋喝着茶坐等的人们一听见外面的动静,也立马来了精神,他们纷纷跑出院门外,要真真切切地看一看新媳妇。

季光财吆喝着燃放炮仗的年轻人。季光禄一再对客人们拱着双手:“各位亲家,还是进屋里坐吧,屋里坐。”有爱开玩笑的这时候终于说出了他们长久等着的目的:“好保长哩,娶了这么俊俏的儿媳妇,是不是不叫我们大家伙的看啊!”季光禄方脸上红了红道:“各位亲家都屋里坐,人已经来了,来了大家伙的亲家再看嘛。”喜庆之日无分长幼,客人们继续说着笑话,季光禄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只好抱拳尴尬地笑着告退。他得吩咐家里的女人们出来哭迎。

一个时辰的工夫,花轿就到了。季家门前炮仗齐鸣唢呐齐响,一时间好不热闹。就在新娘子月桃将要走下花轿时,季家一门的女人忽然来到花轿前齐声号啕起来。已整顿衣裳的月桃大惑不解,贺客们更是云里雾里般的感觉。他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迎亲进喜怎么倒像是哭丧似的。客人们都愣在原地,有人四处寻找主人家,保长季光禄却不见踪影。女人们哭着,客人们看着,本应喜庆之气弄得有些不伦不类起来。月桃在一片哭嚎声中下了轿,她这时也想看看外面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揭起了头盖。客人们发出一片惊叹声,但因为季家女人们的嚎哭,这片惊叹就少了一些喜庆的氛围。

月桃在媒婆的搀扶下款款走向院街门,女人们的哭声也跟着一起向街门走。新人一进门,季家女人们的哭声戛然而止,月桃更加困惑。

新人暂被领进季天启的母亲季马氏住的东厢房里后,季光禄才出现在贺客们面前。客人们这时已没有了先前的兴致,或许是不明真因的哭嚎闹的。但看得出来,季光禄脸上却是无比的喜悦之色。他当然没法不满意,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安排进行的,灾免了祸消了,他能不喜吗?季光禄异常热情地招呼着贺客们:“快请屋里坐,各位亲家,屋里坐。老大,老三,拿水烟恭请亲家啊。”贺客们也客气地抱一抱拳:“老亲家这样客气,我们大家伙的都不好意思了。我说大家伙的,都进

屋吧,个人的事个人照料,不要再麻烦老亲家了。”

一切都依然是一派喜庆之气。季光禄也的确有事,他得到灶房里看看席菜怎么样了,若是好了就准备拜堂成亲请客入席。季光禄来到灶房里,看见抬亲回来的长工二毛子正坐在灶门前啃着一条剔去肉的羊腿骨。季光禄打招呼的口气:“二毛子,慢些吃嘛,没人抢你。”二毛子听见声音,抬头看见东家已走了进来,慌忙立起身,手里端着羊腿骨,眼神有些慌张地看东家。季光禄很大度地一摆手:“吃吧,今天是喜日,该吃就吃嘛,咋看见我就像老鼠见了猫,慌啥?”季光禄说完,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嘴动了一下,却没有问,拉过一条长木凳来,从腰里取下水烟杆蹲了上去。二毛子看着东家咧开嘴笑一笑,站着继续啃他的羊腿骨。季光禄蹲在灶门前的长条木凳上点了水烟吸着。二毛子三下五除二啃完羊腿骨,扔到一边过来给东家打了一躬,侧着身子想出灶房门。季光禄等二毛子一条腿跨出门槛,叫道:“二毛子。”二毛子忙收住脚:“东家,有事?”季光禄道:“没事我候在这里干啥?”二毛子又向季光禄打了一躬:“东家你说,二毛子这就去做。”季光禄却不急于说话,又塞了一锅水烟,点上吸起来。吸完,在条凳腿上磕掉烟灰问道:“今日个……轿子咋来这么迟?”二毛子忙道:“是迟了。主要是新媳妇耽误了一阵,听说是新媳妇不哭,我们都觉得日怪哩,哪个新媳妇出门时不哭……”季光禄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问道。“你说啥?”二毛子腿也跟着打了一下颤:“说是新媳妇出门了不哭一声,田家的人都劝哩,还是不哭一声,轿子就起得迟了。”二毛子有些语无伦次,又补充道:“我们几个路上是快快走的哩。”季光禄不知看着地上的什么地方,半天不说话。二毛子就有些害怕起来,不知道东家怎么了。又是半天,季光禄长出了一口气,举起烟杆狠劲摔到地上,起身出门而去,留下二毛子站在原地咧着嘴,不知道自己哪儿说错了,让东家这么生气。

婚庆的气氛就有了些变化。季光禄从灶房出来后,让季光财喊来长工,要把已经布设在堂屋里准备新人拜堂成亲的设施挪进西厦房,客人们都不得其解,一齐看季光禄。季光禄脸上虽依旧笑着,但却少了几分喜气多了几分生硬。

搬动东西的动静惊动了倒座屋里烧香念佛的炳德老汉。老汉停下念经走出门,看见季光财正指挥长工往西厦房里搬香炉挪椅子,便问季光财:“老三,这会子搬啥?等席酒完了再搬也不迟嘛。”季光财回答道:“二哥说搬进西厦房里哩,搬好了就拜堂上席。”

“啥?”炳德老汉像没听清楚,“老三,你是说我孙娃子堂还没拜?没拜搬啥东

西？”

“爹，你先进去，有些事等完了我再给你细说。”人后面的季光禄走出来说道。

“现在就说，这是闹的啥事，让亲戚们等着？”炳德老汉有些生气了。

“这事爹你不知道，得细细说。爹你就先进屋去，亲戚们都看着笑话哩。”季光禄想把他父亲先送进堂屋东边的厦房。老汉越发生气，声音也大起来：“我老汉的长孙子成亲，不在堂屋里拜堂，搬到西厦房里亲戚们就不笑话了？”季光禄不再看他生气的父亲，对季光财道：“老三，先把爹扶进东厦房里去。”老汉脸都有些变形了，呼呼地出着粗气，瞪了一眼过来准备扶他的季光财：“老三你滚开。给你说老二，你把事情说清，我老汉不用扶自己会进去。老二你说，成亲的是你儿子，也是我老汉的长孙子，堂不在堂屋里拜，弄到厦房里是搞啥明堂，你这是给纳小啊？”季光禄看着别处憋了半天，说道：“爹，你说家里的事大小你不再管了吗？这事我已定下了，要说的事情儿子明日一定给你说清白。”

一句话说得炳德老汉顿时哑口无言。年前他辞去保公所保长一职让二儿子接任后，他的确在一家大小面前说过不再管家里的事情了，倒不是老汉精力不济，两年前老妻去世后，老汉就疏于家事，也疏于保公所的一切事务。他把余生都寄托在佛事上，每月见一逢十五的日子，骑着毛驴到远在十八里外的八号庙诵经拜佛，其余的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倒座里，整日焚香念经，家事从不过问。眼前二儿子这么一说，炳德老汉嘴唇抖动了一下：“好，好，你说了算。”说完转身回了他念佛的倒座。

拜堂的仪式就在西厦房里进行了，贺客们都不能理解，但碍于季家是大户，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觉得娶了这么俊俏的媳妇，不在堂屋里成亲，却在厦房里拜堂，即便是小户人家也没有这么做过。贺客们入席后端了酒杯，也就因此而少了些滋味。拜过堂后的新娘子月桃没有被送进已经布置好的洞房，而是按季光禄的意思，安置进了东厢房过道里的耳房。新人月桃对为什么这样当然是一无所知，她觉得也可能成亲就是这样。月桃一个人坐在耳房的炕上，再无人来过问，偶尔喝得有些大的贺客过来从半墙里的牛肋条窗户里探一下头，里外的人都看不见对方。窗口太小了，也只锅盖大的一个方框，窗口竖着几根圆木棍窗格。到半下午的时候，耳房的门推开，进来一个半大小子，将一盘菜放在月桃面前，红着脸有些不好意思小声说道：“嫂子，你吃上些，别给人说是我送来的。”月桃想半大小子可能是季天启的弟弟。季天启有两个弟弟，月桃已听说了，只是不知这个给她送菜

的是哪一个,就抬头看了一眼,看他长得是和季天启有些像,便笑了笑。半大小子看月桃对他笑了一下,快退出门时脸红得和红布似的,大着胆子说道:“嫂子长得真好看。”

新郎倌季天启同样不知道父亲这么安排是什么道理,偷偷问大佬季光福和三爸季光财,可那两个也是糊里糊涂说不出所以然,到灶房里去问母亲季马氏,季马氏只说了一句:“听你爹的就是。”季天启一脸的戚然,却又无奈,当夜只好独自一个人守在洞房里,看着新打的柜上放着的长命灯,长一声短一声地出着气,心里说这结的啥婚,拜了堂却不能入洞房。自是一番怨言在心里头憋着,又不敢吭声。

过道耳房里的月桃连灯也没人给送。月桃摸黑坐着,紧张了一天,实在也有些困。到了半夜,困得撑不住了,就和衣而卧。

后半夜,外面忽然下起了大雪。

## 第二章

这场雪下得有些稀奇。阳春三月节交谷雨，杨树吐叶，榆钱上枝，地里的麦子已经泛出了绿油油的青苗，谁会想到这个时节老天还会下雪？

月桃和衣睡到天快亮时，感觉有些冷。起身从耳房的木格窗户向外望了望，外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寂静的夜空里隐隐约约似乎有声音，仔细再听，又什么也听不见。因为没有灯，月桃只好摸黑坐着。好容易等到能看出外面天麻麻亮了，月桃整理了一下衣裳，她想早去打扫院落。打开门出来，院落里一片灰白色，月桃先以为是月光，但很快，飘拂到脸上轻柔的凉意令她一下子清爽起来，当她感觉出飘着的清凉有些像雪花时，心下就有些惊异。出嫁的前一天，她家的杏花已经开了，满园子杏花开得粉嘟嘟的，她还偷偷带着小弟弟思泉到杏园里玩了一阵。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于是伸出手来。这一伸，她才真实地惊奇起来。真是雪花。这一惊奇，母亲交代如何做媳妇的那一套就全忘了，哪里还记得打扫院落，孩子似的伸着手捉起雪花来。飘飘扬扬的雪花落在手心里暖暖的，月桃天性里的那份天真就敞开露了出来，追着捉着飘飘的雪花就走到了院落中间，眼前的景致更加令她欣喜。院落中间的几株桃树上，飘落的雪花如盛开的梨花一般，煞是好看。月桃围着一棵桃树转着，她都不敢碰一下它们，生怕一碰全凋落。月桃就那么转着看着，还是不小心碰到了一条树枝，梨花般的花朵纷纷飘了下来，月桃正自心里遗憾，眼中的情景再一次让她诧异，落去雪花的枝条上确实确实开满了花朵。天已渐亮，粉红的桃花在残雪的映衬下俏立于枝头，真真切切万般娇艳。月桃惊喜得眼睛都睁大了。

一夜飘雪中盛开的桃花令榆树湾的人们无不称奇，他们都觉得这是几十年未见过的奇事。早晨的阳光照射着榆树湾的大地，春日的阳光很快将夜里积落在树枝上的春雪融去了一半，远远近近的田野上，淡绿的榆钱叶映衬着各家桃园里盛开的桃花，白里透红，红里映粉，人们看得有些发呆。

季家一门老小也为这奇景所吸引，老老少少一起跑出街门，看着门前园子里



盛开的桃花无不惊奇。连一向古板的季光禄心里也纳闷,看看园子里白雪映着的桃花,又抬头看天。昨日儿子的婚庆日万里晴空春阳普照,到晚时即没看见起云夜里也没听到风声,怎么就下了雪,而且雪后的早晨随着太阳的升起,又是万里不见云影,晴空依然如洗。季光禄有些不可思议,不知这又是什么兆头?心里说过两天得去问问贾瞎子。

人们赞叹着惊奇着飞雪中盛开的桃花,谁也没想到满村的桃花只开了三天。

婚后的第三天,是新人回门的日子。一大早,不曾入洞房的一对新人吃过早饭就起程了。按习俗,婚后三天新人要去娘家回门。季天启拉了毛驴走出街门,顺到一道高台边。月桃坐上毛驴,季天启牵着缰绳,小两口一前一后就上路了。

就在小两口出门后不久,季光禄也出了门,他骑着大青骡子是去七号庙找贾瞎子的。

出了榆树湾,小两口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好几次月桃偷偷拿眼从背后看着季天启的背影,总觉得他有些怪怪的,可一时又说不出怪在哪里。过了女儿河,月桃终于看出季天启的怪来了,他老是东看看西望望,也不知他在寻望什么。到了娘家,月桃的父亲田慕钦已经回了县中学,母亲田胡氏把新人招呼进堂屋里,就开始为回门的女儿女婿做饭。月桃没按母亲的吩咐和季天启坐着,而是叫来小弟弟思泉和季天启说话,自己换了一身原来穿的衣服就到了灶房,她想帮母亲一起做饭。回到娘家换下新娘子装的月桃在母亲身边就露出了天性里的顽皮,母亲脸上绷着劲,眼睛里满是见到女儿的笑意,但她还得把脸挂着再次教导女儿怎么做媳妇,比如手要勤,眼色要灵,最重要的是如何侍奉好公公婆婆。月桃只管嘻嘻笑着,不时在母亲的提醒里点点头,母亲交代的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她当然会做到。

吃过母亲做的长面,月桃本想再和小弟说一会话,季天启却不留了,说是要早些回去。田胡氏又一番交代后,恋恋不舍地送走了女儿女婿。出了田家营子,季天启却不走来时的路,牵着毛驴往斜岔里的小道走。月桃以为他忘了来时的路,提醒着他。季天启先还不说话,后来指着斜岔里的小道只说了一句:“从那条路好走一些。”月桃知他并不是不知道来时的路,也就不与他争,由他走就是了,心里说看他能走到哪里去。

还是得穿过女儿河,只是没路了,毛驴在布满卵石的河床上走得很小心,月桃从驴背上下来,说季天启:“放着大路不走,看看走的这是啥路。”季天启头也没